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与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探索

□ 李辰辰

[摘要] 社区是儿童启蒙教育中熟悉的物质场所和精神空间，构筑了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生存空间。对儿童友好的、健康安全的、方便儿童随时随地学习与游戏的生存空间，是儿童友好型社区的重要特点。有效开发社区儿童教育资源，旨在充分满足儿童成长需要，为探索社区教育提供新的发展路径，为建构儿童友好型社区奠定基础。在具体分析社区教育中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种类基础上，发掘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优秀教育资源开发经验，为积极拓展多种社区儿童教育资源打开发展思路。同时，积极寻求开发各种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的途径，在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中完善顶层设计，寻求国家政策、立法、财政保障；拓展外部资源，寻求多元主体参与；深化社区自身建设，寻求自身发展契机，树立儿童意识，因地制宜设计开发社区物质资源，合理利用人力资源，科学推进社区规划管理制度。在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中，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助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关键词] 社区教育；教育资源开发；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随着中共中央逐步加深与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注重社区的文化教育引领能力，积极发展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社会各界对社区儿童教育的呼声日渐提高。长期以来，社会对儿童社区教育关注不够，导致专为儿童设计的社区教育资源不充分、不科学。为推动社区儿童教育更优质开展，促进社区儿童教育不断完善，有效助力良好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需在全方位、多层次开发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寻求经验，因地制宜改进不足。

一、儿童友好型社区：儿童生活

友好安全的环境

1. 儿童全面发展需求呼吁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认为，儿童的全面发展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有服务的能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儿童学习的重要途径。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观点，儿童的发展处于由直接环境到间接环境的生活发展过程中。

直接环境通常涉及儿童的家庭、学校。间接环境可以将其理解为儿童生活的社区、邻居、朋友等超出家庭与学校所在的空间，社区是儿童接触最普遍、最熟悉的间接环境。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社区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延伸，在儿童道德认知发展、个体社会化发展、行为习惯养成方面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开发良好科学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能够促进儿童积极、良好社会性成长发展，增长儿童社会认知和增进儿童社会情感体验与塑造良好亲社会行为，并且满足儿童在社区中亲子互动、人际交流等需要。儿童友好型社区是对儿童友好、健康安全的，能为儿童提供随时随地游戏、学习的生存空间。在儿童全面发展的要求下，亟需建设高效、良好、有教育氛围、有文化的儿童友好型社区教育环境。

2. 儿童友好型社区解读

“儿童友好型”是对儿童友好，儿童有权利享有健康的、被保护的、受到关心的、得到教育的、令人鼓舞的、没有歧视的、有文化的环境^[1]。“儿童友好城市”的核心是要形成一个完善的、儿童友好的城市空间层面，并融入到城市中所有儿童的日常生活，使其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安全地玩耍和学习^[2]。社区是构成城市的空间单位，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中，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是必经之路。此外，社区作为儿童直接或间接依赖的生存空间环境，对儿童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实践需要还是儿童成长发展实际诉求，都呼吁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完善。儿童友好型社区是指在儿童生活的家庭、社区中，对儿童友好、健康安全的，能方便儿童随时随地学习、游戏的物质和精神空间。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营造具有良好教育氛围、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便于家长、

家庭、孩子之间沟通学习的社区儿童教育环境是构建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乃至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必然之路；另一方面，开发社区儿童教育资源，能够加强家庭亲子间互动和社区居民互动，提高社区各层次的居民育儿水平，有助于社区养成良好风气，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同时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助力。

3. 社区教育与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

教育部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教育做了如下界定：“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3]。本文中所讨论的社区教育主要是以儿童一般生活为单位组成的生活空间，在其中所进行的，利用各种教育软件、硬件资源，显性、隐形教育资源满足儿童生活学习、亲子活动等各种需要，并且积极开发各种教育资源所进行的教育活动。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是通过对社区的各种教育资源的整理分析，将其中对儿童有积极影响的隐性教育资源转化成显性教育资源，并通过合理科学的方式作用于社区儿童，使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能促进儿童发展，又能推动良好社区文化及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儿童早期教育，也更加呼吁社区拓展教育功能，关注影响儿童成长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在时间上，社区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在校时间接受的教育，突破学校正规教育的时间限制；在空间上，社区内的所有的场合、设施、角落都可以作为社区儿童教育的空间，突破学校地域限制；施教中，社区有专长的人员都可以作为社区教育的主体，突破教师主体限制。

二、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种类与开发现状

1.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种类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一般是指为完成社区儿童教育目的，在社区教育活动中提供给儿童的一系列对儿童造成教育影响的资源。按照儿童所受影响的途径不同将其分为儿童直接感知的物质资源和间接受到影响的非物质资源。

第一，社区儿童教育物质资源。社区儿童教育物质资源包括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形式多样的空间资源，是儿童社区教育常见的可直接观察到的，具有明显教育的价值和可利用性。儿童生活在不同的社区，感受到的教育物质资源不同，但是这些都能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有益条件。我们可以将自然教育资源理解为大自然提供给社区儿童的直观感性的生存性条件。这些自然条件为儿童提供认识周围世界的直观体验，丰富儿童认知，促进儿童思维、语言、艺术等方面感知体验。儿童空间教育资源主要表现为儿童依赖的社区基础设施资源，这些空间教育资源为儿童提供认识社会、文化的基础和场地。丰富儿童心理素质、社会素质的感知体验，有助于儿童养成良好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以下详细说明两种社区儿童教育物质资源的具体表现：

社区儿童教育自然资源。自然是活教材，儿童通过对自然元素的感知认识，通过观察不同季节植物、动物、天气变化特点，光与影的特点，丰富其审美和感官刺激，并且通过在自然环境中摸爬滚打，充分锻炼儿童肢体与大脑发育平衡协调能力。社区、公园中植物一年四季的变化，给儿童更直观、直接的刺激。这些比在幼儿园（学校）中老师拿着图片为儿童讲解更生动、有趣。周

末，家长定期带着儿童在社区活动，带着儿童写绘画日记，培养儿童的观察力、和伙伴的交流能力。另外，在不同的地域儿童能够见到的自然资源也不同，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陆、丘陵与平原等具有显著地域差异，这些都能给儿童提供相应精彩的科学课。

社区儿童教育空间资源。大社会是活教材，社区中形式多样的空间设施资源给儿童提供了文化活动基础和场地，为儿童伙伴提供交流机会，增加社会性学习和社会认知的教育机会。社区中的不同基础设施不仅为家庭服务，也可以作为社区儿童教育资源丰富儿童社会认知，有利于儿童了解社会规则，促进社会性发展。社区中的配套幼儿园、图书馆、活动室、社区医院、商店、超市、饭店，甚至社区派出所等充满社会规则和人情味的社会性明显的社区场所，也在充当儿童教育的重要角色。儿童在这些场所参与社会活动，与他人接触，与社会交流，能够使儿童更好地认知社会符号。所以有组织有目的的社区教育，有利于为儿童提供多种接触社会、与人交往的机会，从而培养儿童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第二，社区儿童教育非物质资源。社区儿童教育非物质资源是一种无形的教育资源，常涉及社区教育文化资源、社区教育活动资源、社区人力资源这些间接对儿童产生教育影响的因素。

社区儿童教育文化资源。社区教育文化资源通常理解成一种社区文化氛围，具有潜移默化、渗透性强等教育特点，是儿童长期生活在社区中感受到的社区生活状态。怀廷关于社会群体文化与个人发展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观点认为“幼儿与成人共存于充满文化意义和重要性的社会环境中，并通过每天的文化活动得到发展”^[4]。社区中人与人的



相处方式是否文明、是否相互信任，邻里关系是否和谐，社区秩序是否安定，这些生活交流方式可能会潜在影响儿童与同伴、他人的社会关系。社区通过举行诸如交流会等各种形式的社交学习活动，让生活在其中的儿童感受到社区文化氛围，无形中起到教育儿童的作用。

社区儿童教育活动资源。社区中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是儿童社区教育的资源和平台。尤其在儿童早期，与学校（幼儿园）的合作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如社区附属幼儿园为儿童提供去社区超市购物的机会，帮助儿童认识货币，参与社会角色，体验社区生活。同时，学校可以和社区建立密切合作——建立少先队校外社区阵地，少先队员深入感受少先队活动，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另外，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完善社区教育，可以提升社区幸福感。例如社区组织的育儿活动交流会、亲子阅读等；社会公益进驻社区宣传教育，如心理咨询等活动，都是丰富的教育活动资源。

社区儿童教育人力资源。首先，儿童社区教育人力资源包括感受性人力资源和引导性人力资源。感受性人力资源是指社区是人口的集中地，人员构成复杂，潜在地构成了儿童教育活动开展的生态要素，其表现出来的融洽性、文化和教育程度整体影响着儿童的生长和发展^[5]；引导性的人力资源，即潜在以教育的形式存在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如社区中具有一技之长的生活成员、工作人员，社区中人们自发组织的教育活动人员^[6]。其次，儿童社区教育人力资源可以是儿童的同伴。儿童的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性、语言、游戏、思维等方面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儿童天然的社会群体，在儿童发展中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儿童社区人力资源可以是成人，社区中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他们具有的不同的社会经验给儿童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素材，只要社区做好统筹协调，将这些人力资源的作用组织发挥出来，将对儿童对社会职业的初步认知、对劳动的理解、对日后进入社会选择社会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2.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问题分析

第一，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的重要主体，在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明显突出。主要表现在：首先，国家缺乏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的立法保障，国家立法机制不完善。立法是保障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合理规范化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但是，通过整理，并没有发现完整阐述有关教育资源开发的立法文件，只在各种“计划、通知”中出现有关教育资源开发的阐述，并没有形成较为专业专门化的立法指导。其次，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经费保障机制贫乏。在现行社会制度下，政府财政性拨款是社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社区教育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校外教育，获得的政府财政型支持较少，经费问题成为制约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的重要原因，部分社区自发依靠“化缘”维持社区教育活动。再次，管理制度不完善，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机制。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没有形成合力意识共同推动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绝大多数都是以社区为主体开发设计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很难形成影响力和常态化机制。最后，政府等有关部门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宣传不到位，很多人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利用不够重视，这就导致社区自发组织的社区教育活动对资源不能充分挖掘。

第二，学校和一些基层社会共建单位作为社区儿童教育开发主体，对社区中潜在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对于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利用，其主体包括社区学校和一些基层社会共建单位，这些学校和机构为社区教育提供大量隐形教育资源，学校操场、实验室、图书馆都可以成为社区儿童教育资源之一，如若做到有效利用和开发，对社区教育将助力深远。另外，据了解，基层社会共建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隐形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没有被很好地利用，经常出现社区自发组织的社区教育活动找不到场地进行，部分学校和事业单位闲置无人开发利用的矛盾局面。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大多是由于社区教育的其他主体对自身定位不清晰。

第三，以社区为主要教育资源开发主体的单位，社区教育人才队伍资源建设、利用不足。首先，大部分社区都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专职社区教育人员，主要参与者是社区内各行业的兼职教育人员，没有深度挖掘潜力师资人员。并且，据了解很多社区理论性师资缺乏，现有的师资大多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只是退休后在社区发挥余热。其次，没有对这些人员定期开展培训，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大多社区没有继续加强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意识，对于师资队伍的培训也没有完备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再次，社区教育人员年龄层次偏老龄化。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员到达退休年龄还在继续为社区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社区教育资金来源不稳定，社区教育人员工资待遇微薄，迫于多种压力，从事社区教育受到多种限制，很多社区教育工作者是靠着自身的情怀在从事着这个事业。

3. 国内外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经验

国家和政府作为社区资源重要开发主体之一。在此方面瑞吉欧教育模式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政府、学校教职工与社区合作基础上的办学模式是瑞吉欧当地幼儿园的中心理念之一。意大利政府颁布一系列法律保证家长、社区参与幼儿园儿童发展，主要通过咨询委员会的建立确保机制运行。咨询委员会由市长、市教育主管、教研员、家长等共同组成，所有的家长都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市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各区加入到儿童教育中，优先发展儿童教育。其中的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模式：儿童自发组成恐龙小组，制定方案，发动亲戚去市图书馆、网上查找资料。其中有几个孩子做出恐龙模型，但因场地问题活动受到限制，孩子们给市长写信，要求市长提供场所存放。市长非常重视，亲自来看孩子们制作，并且承诺给孩子们找地方存放恐龙。市政府参与、社区参与使教育形成合力，有利于激发儿童创作参与热情，为儿童提供多重资源保障。

以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为主体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上海市闸北区的社区学院树立了在空间资源利用方面的典型案例。上海闸北区社区学院，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为一体，学校对闸北区社区百分之百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技术等服务培训工作，大部分的中小学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此外，闸北区也开发形成了网上教育网站，供居民网上学习。另外，闸北区社区教育开发了各种形式多样的兴趣班，满足社区从出生到年迈年龄阶段人员尤其是儿童的学习娱乐需求，无论男女老少在社区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班^[7]。在百分百对儿童开放的社区学院中，儿童有充分自主性，可以自由选择活

动和场地。闸北社区对教育资源的挖掘较为充分，真正做到开发儿童教育资源，服务于社区儿童成长。

在社区自身为主体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中，闸北社区积极提高社区人力素质，在建设和培育社区教育辅导员队伍的过程中，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社区教育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管理制度，包括明确聘用制、试岗制、淘汰制、学习制，选拔程序、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从待遇、评优、职称、考察四方面完善社区教育辅导员队伍的保障措施，解决队伍的后顾之忧，形成区域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为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需求，闸北社区积极加强社区人力资源培训，充实自身专业素质，形成完备、多种类的课程知识，突破自身局限，学习不同的兴趣课程，涉及摄影、手工、钢琴，拓展“教师进课堂”培训班，培训社区教师，提高师资力量，用自己所学服务社区居民^[8]。闸北社区部分教育资源开发或许并不只针对儿童，但在发展过程中，包括空间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上，形成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机制，老幼都能得到助益，这种成熟的机制让儿童在社区中的学习成为常态。

融合以上几种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主体特征，宁波市江东区创建了四点钟学校。这种独特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模式，吸收了单位补充型模式。由于多数儿童放学后无人管理，向居委会提出要求，建立四点钟学校。融和政府为主体的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模式，宁波市江东区政府所在白鹤街道介入，使社区教育规范化、推广化。另外，融入街道介入，为社区四点钟学校提供空间基础设施资源，为宁波四点钟学校提供社区教育场地，形成四点钟学校实践场地。并且结合不同街道特色，使得这一模式推广和

规范化。其次，吸收以社区教育资源开发为主体的优势，在四点钟学校中，社区居委会根据掌握的资源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有效利用，合理分配资源，实现资源有效合理配置，达到社区自助优势。四点钟学校也融合学校教育资源开发主体，将四点钟学校开在社区小学中，充分利用社区小学教育资源。另外，以社区为主体，纳入高校合作，将高校志愿队伍融合到四点钟学校中来，拓展社区儿童教育资源主体和人力资源队伍^[9]。

三、开发社区儿童教育资源， 助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目的是让儿童在社区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安全、放心、积极地学习、游戏和成长。因此在社区资源的开发上不仅要关注于物质资源，还要做到在理念中融入儿童视角，充分利用各种人力优势资源，多方统筹协调，多方位主体开发，整合资源。

1. 完善顶层设计，寻求国家政策、立法、财政保障

社区教育要通过国家的立法、政策保障才能开展得更科学、规范、系统。作为社区教育重要的开发主体，做到政府重视，立法、财政保障到位，权责明确，社区教育才能发展。社区系统开发的教育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只有拓宽社会资源才能保障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的先进性、科学性，这些都需要政府明确职责，服务于社区教育发展。另外，财政支持和保障也是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源泉。社区教育不能单靠内部支持，通过政府力量更容易整合资源和优势，只有各方资源保障落实，才能确保社区教育工作整体推进。在社区资源开发宣传方面，政府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多渠道宣传社区教育与资源开发，呼吁闲置资源为社区教育服务。另外，可以举行讲座培训，提高社区资源开发水平。相信只要在政府全面协调规划下，合理合力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进行开发，推动社区教育发展，构建儿童友好型社区的目标才是可行、可实现的^[10]。

2. 拓展外部资源，寻求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要打开思路，学习借鉴国内外有特色、优秀的社区教育经验，结合社区资源，开发科学的儿童社区教育方式。此外，社区应积极向外寻求教育资源合作。社区可以与幼儿园合作。幼儿园作为社区的重要设施之一，是社区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幼儿园会开展很多活动，可以参与社区合作，到社区中寻找场地，老师、儿童、家长参与其中，形成教育合力。其次，幼儿园课程设计中很重要的契机就是结合节日，社区给幼儿园提供场地、人力资源的配合，这些幼儿园活动就可以到社区中开展，儿童和社区人员共同策划节目，与社区成员共享节日快乐。如九九重阳节等活动可以和社区老人合作，社区为幼儿园提供资源支持。社区可以与小学合作。小学操场、图书馆、电子室都能扩大社区儿童教育资源，社区可以作为少先队员的校外阵地，在社区定期开展校外阵地活动，扩大学校教育场地，为社区文化教育提供助力。社区可以与高校合作。通过合理利用高校的学生资源，构成社区教育重要多元的校外人力资源，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在社区中参与活动和游戏，可以极大地丰富儿童见闻。另外，高校中的很多社团组织也可以被邀请进入社区，例如心理社团和公益支教社团等，两方合作，满足两者需要，儿童和高校学生都可以获得成长。

3. 深化社区自身建设，寻求自身发展契机

第一，在发展理念上社区要树立儿童意识，儿童教育资源开发应纳入儿童视角。由于社区儿童教育意识淡薄，在长期以来的社区建设中，专为儿童服务的教育资源不足，社区儿童教育的物质、场地、人力、活动等资源开发不尽成熟。所以，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中及对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过程中，作为儿童生活的最为密切和直接的环境，应将儿童意识和理念放在重要位置，尊重儿童主体性，打破固有的以成人为主的模式，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生理需要和特点，给儿童提供合理科学的物质资源。树立儿童意识，尊重儿童创造性。儿童是充满想象和好奇的，所以在给儿童设计和提供教育资源时，应该给儿童留下发展和想象的空间，让儿童自由发挥，发展思维和创造性。树立儿童意识，尊重儿童整体性发展。儿童的发展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有机的整体，所以在社区教育资源开发中，要充分考虑儿童身心全面发展，开发儿童认知、技能、情感综合发展的教育机会和资源。

第二，因地制宜设计儿童友好型基础设施资源。这里所说的基础设施资源主要指对社区中的活动场地设计。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社区内的自然资源、空间场地资源，在经过教育者的精心设计下可以是非常科学、有益的社区儿童教育户外活动场地和文化教育活动场地。结合社区的自然环境景观和地形特点，创造性利用大自然中的水、光、植物、沙等元素，为儿童提供多样的自然性、发现性的儿童游戏空间。社区中的植物可以选择颜色鲜艳、造型多样、季节分明的种类，吸引儿童的关注，在设计中搭配不同的造型、变换的形态都可以给儿童不同的兴趣体验。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分割出空间

类型，设计高低错落的地形，让儿童在其中摸爬滚打，释放天性。水和沙的设计可以给儿童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儿童体验设计游戏，儿童的思维、创造性在游戏中获得成长。

社区可增加对儿童教育资源的投入，丰富社区空间资源。例如，社区图书馆增加儿童喜爱的绘本图书、音频视频资源等；在社区活动室划分出儿童活动场地，并投入各类玩教具，给儿童提供游戏互动的机会。建议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身体发展做到区分有序。科技馆、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对儿童开放。

第三，全方位、多层次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社区关系中最基本的人与人、人与家庭的关系构成社区互动的纽带，儿童在与人的接触交流合作中获得社会成长经验，丰富认知。社区中儿童互动的同伴、各行各业的人才、有教育能力的成人等，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社区运用好这些人力资源，会形成儿童社区中成长的重要助力。首先，社区中的各级各类教师组成了社区专业的教育人员，可以由他们牵头成立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在节假日为社区儿童举办各种活动，拓宽儿童视野，营造良好社区文化氛围。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社区儿童家长提供咨询服务，针对儿童成长中的问题提出参考意见。其次，社区中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给儿童提供大量认识社会的机会和知识，带儿童参观学习，让儿童提升认知，了解社会规则，丰富社会情感道德等。例如，社区中的医生可以教给儿童保护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护理自己的生活等知识，可以带领儿童在社区活动场所成立儿童社区医院区角活动，让儿童体验成为医生、护士、病人的感受，丰富儿童情感认

知。各种各样的工作形式都可以给儿童不同的职业社会认知、技能、情感体验，在社区中举办这种交流学习，相对于学校传统知识传授方式有着不可比拟的直观和专业优势。再次，儿童的同伴是社区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在和同伴的合作游戏中，他们获得重要的社会情感和行为。儿童具有天然的合群性，成长中离不开与同伴的交往，同伴群体将为儿童提供社会互动和合作的早期经验，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11]。在和同伴的游戏中，合作或者攻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中儿童学会处理关系，形成早期重要的社会行为。在学会处理自己和同伴的关系中，儿童各种情感和能力得到提升，有利于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分享、相互尊重的良好社会行为。

最后，社区统筹协调、合理组织管理。社区儿童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有规划需要科学指导的工作。因此，在社区儿童教育工作方面，应该做到科学统筹规划、合理组织管理。可以由专业教师和家长组成社区儿童教育委员会，负责社区儿童教育工作。委员会制定社区儿童成长规划，总体评估和预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成长需要，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社区儿童教育工作，在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社区儿童教育策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细化成不同的部门，专门管理，建立科学的社区儿童教育管理制度。例如，专门管理社区儿童教育经费部门，管理儿童教育场地、人员的部门，负责和其他机构对接的部门等，依据社区实际需要划分。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需统筹政府、社会机构、社区等主体力量，合理寻求发展契机，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儿童的视角，将儿童的需要、儿童的特点融入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随着儿童视野的拓展，社区不断提供

给他们发展身体、认知、审美、情感和社会性等教育经验资源。儿童是通过既有的“文化之镜”来感知世界、发展自我，并最终成长为社会个体的。社区提供给儿童发展的自然之基和文化之镜资源，为儿童成长搭建一个广阔平台^[12]。生活即教育，让生活中的儿童得到成长，在开放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这不仅是社区儿童教育与儿童成长的要求，同

时也推动着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一线城市’青年人才新政及对我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启示”（批准号：HB18ZZ002）阶段性成果。]

李辰辰：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17级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秀英

参考文献：

- [1] 王楠, 周建华, 李旭. 儿童友好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设计策略[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2(07): 118-125.
- [2] 李志鹏. 儿童友好城市空间研究[J]. 住区, 2013(05): 18-23.
- [3] 申远. 社区教育资源开发困境及对策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4] 郑庆文. 瑞吉欧学前教育机构社区管理模式的特色及其启示[J].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2(06): 57-61.
- [5] 李运林. 协同教育是未来教育的主流[J]. 电化教育研究, 2007, (7).
- [6] 杨文.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与儿童成长社区构建[J]. 学前教育研究, 2017(11): 58-60.
- [7]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 闸北区社区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2(02): 11-64.
- [8] 刘夏亮. 十载探索终显成效——记上海市闸北区建设社区教育辅导员队伍[J]. 成才与就业, 2012(21): 17-19.
- [9] 孔绥波. 城市化背景下新型儿童社区教育模式研究——宁波市四点钟学校的启示[J]. 中国教育学刊, 2011(04): 21-24.
- [10] 龙井仁. 浅析社区教育发展中教育资源的共享[J]. 中国成人教育, 2008(05): 7-8.
- [11][12] 韩波, 戴明丽. 社区儿童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探索[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7 (04): 90-93.

(上接第48页)

参考文献：

- [1] Unicef. CFCI Framework[EB/OL]. <https://childfriendlycities.org/cfcii-framework/>.
- [2] 马晓琴, 曾凡林等. 儿童参与权和童年社会学[J]. 当代青年研究, 2006(11): 47-51.
- [3] 檀传宝等.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4] 李逢超. 儿童社会化双重内涵分析[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5] Lowden, J. Children's rights: A decade of dispute[J].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ssues, 2001(8): 100~107.
- [6][10] 唐锋, 周小虎. 儿童参与: 现状、成因及对策——人类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的视角[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14): 9-11.
- [7][8] 朱峰. 协商民主视野下我国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实施中的青年参与考察[J]. 青年发展论坛, 2017(03): 12-22.
- [9] 孟凯, 石路. 公共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能力[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5).